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志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魏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

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鋭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

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

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棲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

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魏畧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畧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塉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戸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

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年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

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内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

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説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戸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

児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輙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

典畧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

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

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釆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

懿德光賛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趙陳度越数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曽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絶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别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輙受所恵竊備矇瞍歌誦而已敢忘恵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来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

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絶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劒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劒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劒也髦今焉在及名見之賜髦穀帛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臣松之案吕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悦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内朝歌長吴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内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

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淩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勑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搆賜死脩子嚻嚻子準皆知名於晉世嚻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為名士惜而不責名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

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傅暢云嶠似凖而疎嶠弟俊字惠彦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沖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内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為司隷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

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黄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絶倫當今天下之所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以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

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顔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

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
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
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来
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
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
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兹青土奄有海濱方周
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儁乂我弼我輔伊予小
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

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紬將寘于理元
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蓮彼
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
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
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
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
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
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没齒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黄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吴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顔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

瀏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畧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

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
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
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
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
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
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内傷大谷何寥
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横中田絶無軌
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黄玄黄猶能進我
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
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
親踈欲還絶無蹊攬轡止踟蹰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
極秋風發微凉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
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何所為天命與我違奈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勿
復過亡没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

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

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

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

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故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
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
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
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吴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
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數虚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

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
棄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
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
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
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
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
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
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

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

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隷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

徽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冐其醜而獻其忠魏畧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禄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禄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

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

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

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懐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隷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

先令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憯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

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

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武湯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

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内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虚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闡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

没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鼉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名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吴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

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

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王躬攝挂神思臣誠諫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馬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名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

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

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没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疎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氂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魏畧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

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
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
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
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
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
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
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
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
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
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
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
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
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
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
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
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

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嵗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烏雀休俟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宫冢

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顔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顔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禄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遥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

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别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絶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

追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植常為琵琶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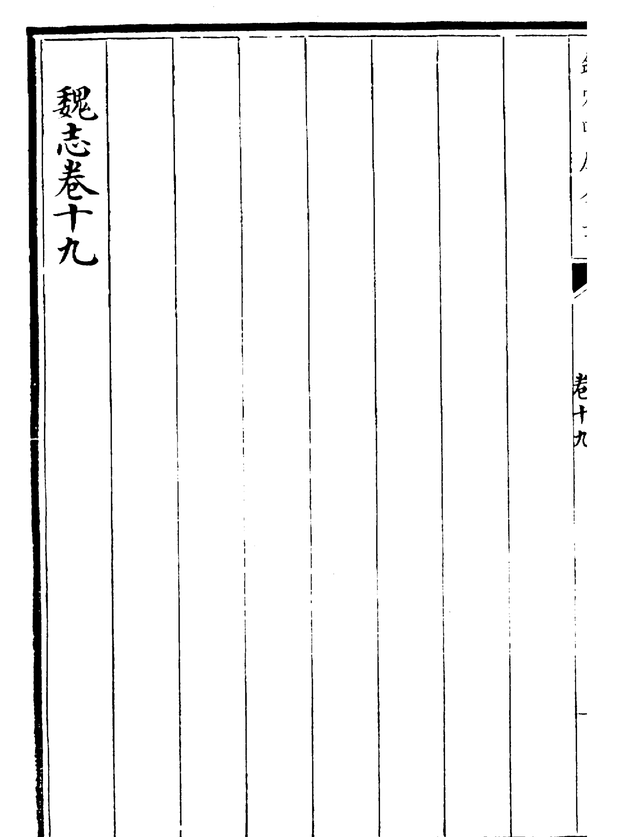
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黄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内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戸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

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鄄城公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

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畀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挟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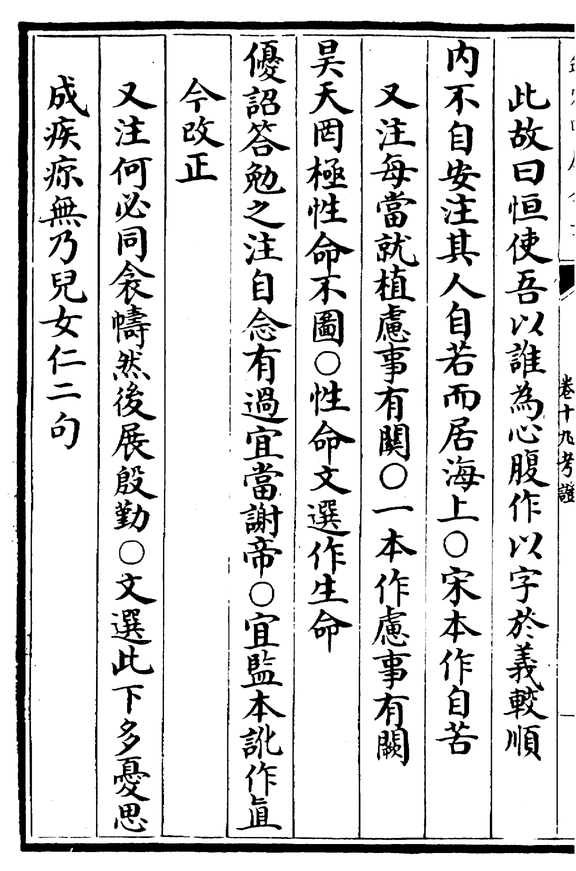


魏志卷十九

魏志卷十九考證

任城威王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太平御覽作率師專行

陳思王植而植寵日衰注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爾冊府作以臣清植按此文甚拗玩其大意蓋謂恐吾宂出時諸侯中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門之為者故欲管攝而盡將之以行既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不可信類如



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為心腹作以字於義較順

內不自安注其人自若而居海上○宋本作自若

又注每當就植慮事有闕○一本作慮事有闕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性命文選作生命

優詔答勉之注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宜監本訛作直今改正

又注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文選此下多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二句

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授文選作受

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監本靖誤作靜今改正

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文選作長纓占其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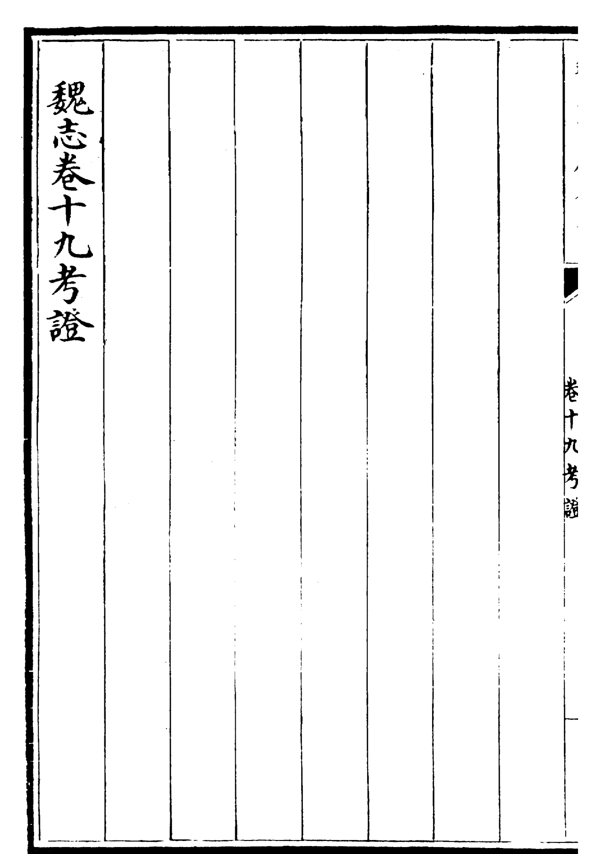
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文選作螢燭臣照按螢古字作

熒熒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後世乃易火從虫

偃武行文之美○行文冊府作修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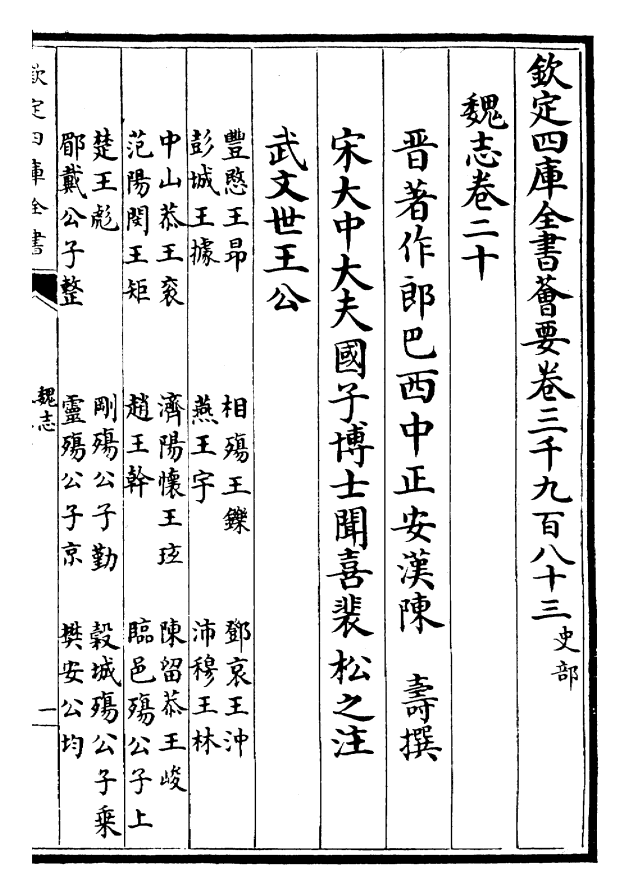
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冊府作賜須臾之間

時年四十一注危若巢幕○若監本訛作共今改正



魏志卷十九考證

卷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百八十三　史部

魏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大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相殤王鑠　鄧哀王沖

彭城王據　燕王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袞　濟陽懷王玹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乘

郿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均

廣宗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巖　樂陵王茂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蜒　東武陽懷王鑒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懷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玹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

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子黄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戸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懐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户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歳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曽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

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单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慼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

衆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寛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没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為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黄初二年追贈謚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載策曰惟黄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

成厥終如何不禄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魂而有靈休兹寵榮嗚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

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户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来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

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

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户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

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林薨子緯嗣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黄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宫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娯衮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

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
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
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
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
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黄龍見鄴西漳
水衮上書賛頌詔賜黄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
獻頌斯皆骨肉賛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眞
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

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敎勅妃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戸七百五十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戸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袞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

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衮疾困勑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詰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絶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髪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

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内奉令于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

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戸

濟陽懷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玹後黄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太和四年追進玹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戸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鄅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黄初三年追封謚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黄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歲

三年為河閒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

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

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賔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賔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慎萬幾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

敖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
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
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
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
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
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
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
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馬叔父玆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
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
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黄初二年進
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吴王五年改
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
封楚初彪来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

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

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

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軍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

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顧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欵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遥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啟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脩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

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黄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
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
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
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千八百户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
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黄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

三年徙封抗蓟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
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
歷城侯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
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
年徽使官屬檛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户五
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

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鄄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慠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

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来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来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

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並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

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黄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賛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户

東武陽懐王鑒黄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黄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内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啟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黄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
邯鄲懷王邕黄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户
清河悼王貢黄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黄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

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

戚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

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布九服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曁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弃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

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説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

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絶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宫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絶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

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内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内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

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壚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魏志卷二十

魏志卷二十考證

鄧哀王沖智意所及○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何焯曰按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隲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數中本有此法

彭城王據削縣二千戶注列書載璽書曰○列書疑作

魏書

中山恭王衮衮獨譚思經典○譚疑當作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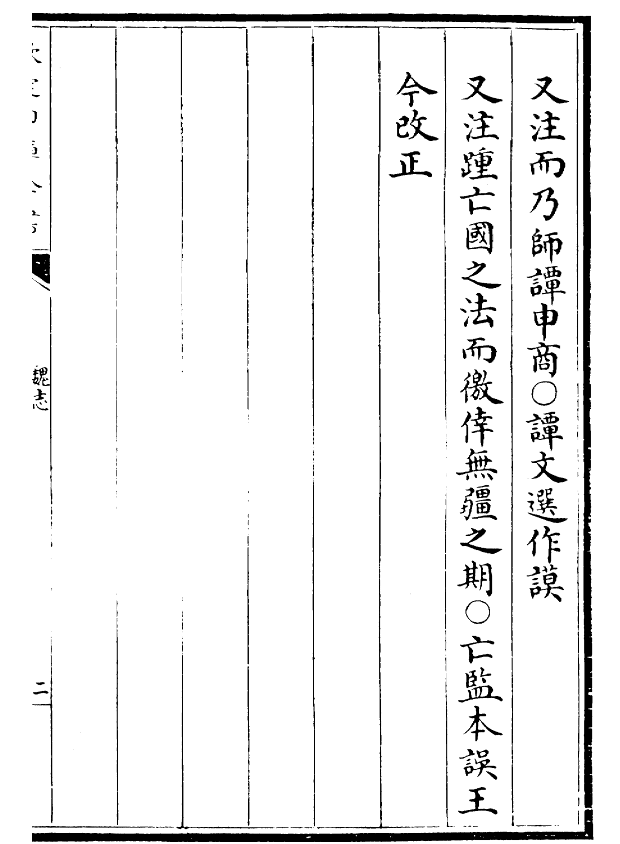
楚王彪元年為有司所奏○元年上疑脱青龍二字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注同聲無異嚮○嚮毛本作響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王一本作玉

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注蠶食九國○蠶食元本作薦

食



又注而乃師譚申商○譚文選作譚

又注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亡監本誤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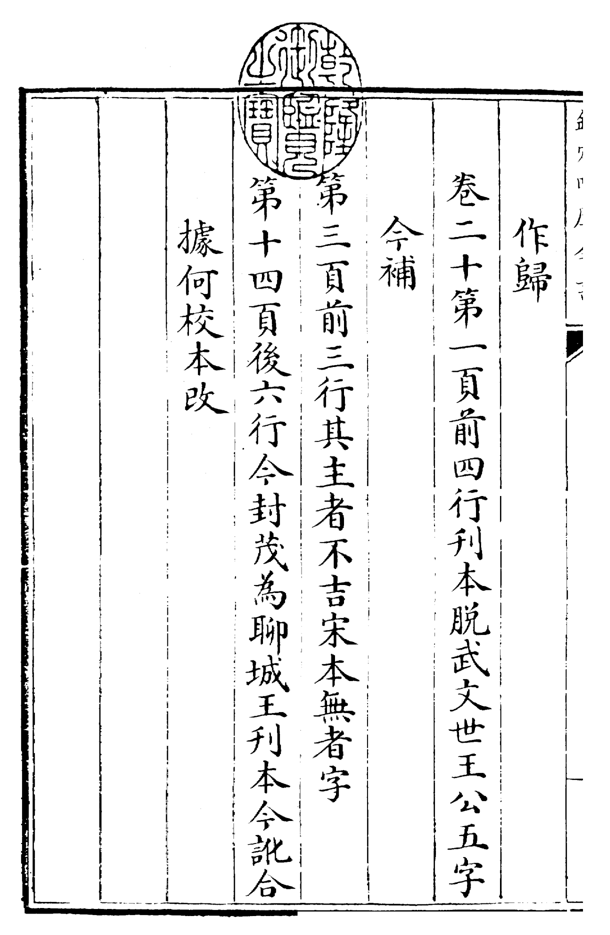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九第十頁後三行哀予小子何校本子作臣於音方叶

第十四頁前三行注子何務死知說苑知作之

第十四頁前七行注疑使越社稷不血食說苑疑作擬

第十四頁後五行故夫憂國忘家刊本故訛固又捐軀濟難刊本軀訛驅今並改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喟然有終焉之志何校本終



作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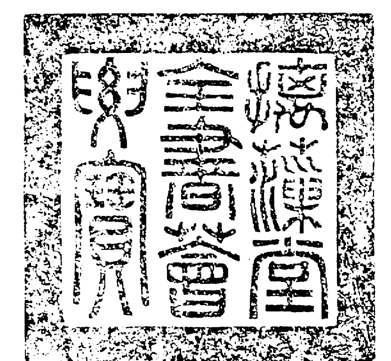
卷二十第一頁前四行刊本脫武文世王公五字

今補

第三頁前三行其主者不吉宋本無者字

第十四頁後六行令封茂為聊城王刊本令訛合

據何校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張　健